

戰時國民讀物

黑旗將軍劉永福

徐君梅編

廿七
小
册

福建省教育廳圖書館藏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印行

舍

戰時國民讀物

(模範人物之三)

黑旗將軍劉永福

徐君梅編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印行

弁言

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我們對抗敵人的血的搏鬥已經展開了三個年頭，目前正英勇地繼續着。中華民族每一個份子的熱血與頭顱，都已經，或準備着為祖國犧牲，企圖通過了這空前的大時代，把民族的厄運捩轉過來，共同建設新的中國。

勝利當然屬於我方，但別忘記全民族份子的積極發動，更能促使已有把握的勝利早日到臨，抗戰進入了目前這一階段，政治是重於軍事的；抗戰知識與技能的灌輸，更爲不可或緩的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引起普遍的抗戰的情緒，充實抗戰實力。

本讀物的刊行，即是針對着這一點。全部讀物內容擬暫包括：①國際知識，②科學知識，③模範人物，④敵情報導，⑤政治常識，⑥經濟常識，⑦史地知識，⑧衛生常識，⑨軍事知識，⑩抗戰歌謠，⑪通俗小說，⑫民間殺敵故事，⑬前綫殺敵事蹟，⑭教育界抗戰史蹟等部十四類，每類的種數視需要來決定。內容以一般民衆爲對象，文字力求活潑通俗，可以作爲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的補充教材，亦可供民衆平日閱讀之用。

黑旗將軍劉永福

回 目

- | | | |
|-----|---------|---------|
| 第一回 | 窮村莊英雄出世 | 懷大志偕友投軍 |
| 第二回 | 找安身四處流蕩 | 統黑旗立功安南 |
| 第三回 | 剿白苗安定越境 | 戰黃匪名振邊疆 |
| 第四回 | 滅黃旗爲民除害 | 破法軍遠播聲威 |
| 第五回 | 奉朝命將軍回國 | 秉正義死守台灣 |
| 第六回 | 拒停戰痛罵倭帥 | 絕後援淚別台南 |

黑旗將軍劉永福

黑旗將軍劉永福

第一回 窮村莊英雄出世 懷大志偕友投軍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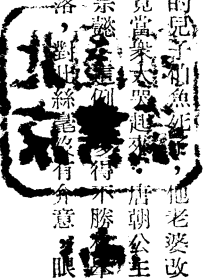
話說前清道光年間我國和英國因爲鴉片事件，兩方失和，足足打了四年光景，是爲鴉片戰爭。其荒馬亂時候，戰場前哨的廣東欽州屬下，名叫古森洞小峯鄉的地方，有一個小小務農的人家，這人姓劉表字以來，原籍廣西博白縣。世居菱角墟余村。兩老在堂，還有一個兄弟，名喚以定，全家四口耕田過活；無如家運不濟，時遇困厄，父母相繼棄世後，一貧如洗，兄弟二人看看不是辦法，商量移居別處，另謀生計。商議已定，向戚友籌措一些川資，搬到欽州防城司屬的這塊古森洞小峯鄉，兄弟二人自己動手，胡亂的架了竹木屋，蓋了茅草篷，就此居住下來。哥哥以來賣酒，兼做小生意，弟弟以定宰豬沿鄉兜賣，倒也過得小日子。

光陰易逝，轉眼過了十年。兄弟倆刻苦耐勞，節衣縮食，積下一些錢文，看看十年前茅屋破

損不堪，難經風雨，就招集幾個泥水匠動手起蓋磚屋，一排三間，兄弟二人年均四旬，歷年辛苦，都未曾娶得妻室。到此時稍有積蓄，便想成家，各各憑媒娶了一房媳婦。哥哥以來娶了隣村再醮婦陳氏帶來一個前夫生的孩子名喚李保哥。弟弟以定娶了姓姚的女子，妯娌和睦，兄弟親愛，一家裏融融洽洽，雖非富室氣象，倒是興旺人家。究竟弟弟以定年紀較輕，心裏把握不定，身邊稍有積蓄，却想消遣法子，日子久了，賭場裏便多了他一個人。俗語說「坐食山空」，有錢人儘管坐着使錢，不去做事，金山也有用完的日子，何況賭錢？以定有錢便賭，越賭越輸，不久老婆氣死了，剩下一個窮光蛋，迫哥哥以來分家，後來窮得沒法，又來投靠哥哥，終於死在哥哥家裏，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却說劉以來四旬開外，娶了陳氏，雖是再醮婦人，却也賢慧端淑。論起婦女死了丈夫改嫁他人，原是正當的事。我們中國由周朝到了宋朝，社會上對於改嫁的婦人，一樣看待；所說丈夫死了做老婆的定得守節，那是宋明以後一般道學先生的主張。所以孔子的兒子伯魚死了，他老婆改嫁于衛，不但孔子不反對，連子思後來聽到他改嫁的母親死的消息，竟當衆大哭起來。唐朝公主再嫁的有二十三人，三嫁的有四人。韓愈的女兒，先嫁李漢，後嫁樊宗懿，這例多得勝不勝數。實在婦人丈夫死了，爲着生活改嫁他人，原無不可。劉以來心懷磊落，對世絲毫沒有介意，眼見得妻房如此勤勞端莊，心裏只有敬愛。

過了兩年，陳氏身懷六甲，告訴丈夫。以來年近半百，盼子心切，非常歡喜，看看將近臨盆，終日裏做完生意便在家裏照顧。這時正值九月初深秋深時候，以來到一家熟人店舖，把零賣騰下的酒澆了，自斟自酌，眼看村景，草木蕭索，落葉飛天，心裏正自納悶，想起自幼早喪父母，受盡



艱苦辛酸以至今日，一陣兒煩惱；又想起妻子賢慧，嫁我二年，同受甘苦，又一陣兒嘆息。吃了幾杯悶酒，正待回家，外面飛也似的跑進一個小孩子來，老遠的喊：「爸爸」「爸爸」，定睛看時，却是李保哥。喊道：「甚麼地方我沒有找過，媽肚子痛得利害，爸快回去。」

劉以來連忙扶着保哥往家直走，一到家門，便聽得初生兒的叫哭聲音，非常宏亮。進了房門，裏面黑壓壓的一屋子人，盡是跑來幫忙的娘兒們。原來陳氏平日接待鄉里非常和睦，左右街坊鄰舍，誰都敬愛她；加以陳氏擅長接生，在鄉里替人接生了不少孩子，救活許多人命，又不貪得錢文，鄉里婦人受過她幫忙的煞是感激她，這時臨盆之際，怪不得許多人來幫手了。

以來一到房門口，諸隣婦都向他道喜，以來連忙含笑道謝。送過衆人，到了床前，只見妻子睡在被裏，身邊那小孩生得眉粗目朗，口闊聲雄，好不歡喜；又想起自己辛苦一生，于今兩鬢漸斑，幸得一男，但家徒四壁，只苦了這個孩子，又不禁救救滴下老淚。當時夫妻商量，要把孩兒取個吉利名字，名他「永福」，取福祿綿長之意，原是個父母對兒子普通的希望，那曉得這孩子却是後日驚天動地的民族英雄？那時是道光十七年，適當鴉片戰爭前二年。

時光如駛，永福不覺已是十三歲。天生一付聰明頭腦，活潑伶俐，隨機應變，事事關心；不懂的事情，非迫着大人問個明白，不肯放手。並且意志堅強，身體強健。雖然家貧無力入學，但見識都比一般孩子高，以來夫婦看了歡喜，可是以來做生意，終不能趁錢；便想遷地謀生，全家搬到上思州投奔堂兄，意想耕種堂兄的耕餘土地過活，不料時運不濟，又遇着堂兄與人打官司，家產蕩盡，田產易主，只得一家人流落在上思州對河的櫃口村，胡亂架造起一棚茅舍，借耕他人的坡田過日子，上無片瓦，下無擔石，仍舊一貧如洗。以來雖然愛惜兒子，到此時也顧不得了，

便叫他到灘艇上面幫工，掙得一些吃用。

永福是有心計的小孩子，做工拚勤，閒來無事，便留心察看灘裏的形勢，何處有礁石，那地方水深，那地方水淺，那地方水面窄，那地方水面闊，都一一記在心裏，連老舵師都考不倒他，大爲灘艇上的人們賞識，十五歲時候，灘艇正缺一個帶水的，便僱了永福做灘師。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坐在船頭，憑着灘形的經驗，指揮掌舵，一船上的貨物生命都操在他的嘴上，這是何等重要任務。但永福做來，從沒有失事過一次。原來以來的拳術很好，每次永福回家，便也教他一些拳棒，永福悉心學習，虧得他天性聰明，不久便路路精通，武藝絕倫。

自古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永福在灘艇上工作上不兩年，却碰着一個極其悲慘的境遇；當他十七歲的時候，八月裏死了母親，十一月裏死了父親，母親死時尚有隣里街坊念她平日賢惠待人的恩德，集了錢文湊買薄板收殮；到了父親死去時候，家裏連床板也沒了，只好就地挖個空洞，剗亂墊上木梢，將睡覺的蓆子把屍身捲了往下掩埋。以來生前原欠得街坊錢債，這時債主又逼着永福馬上還清；沒有辦法，只得把所有家具變賣償還，贖下空空洞洞的破茅屋，永福和李保哥兩個小孩子，此時無父無母又無家，惟有抱頭哭泣，想來想去，記起父親在日和隣鄉高鳳村陸二叔相好，只得找到高鳳村，哭拜陸二叔，暫住他家，摸魚砍柴糊口度日，如此光景過了四年。按下慢表。

却說廣東廣西兩省自清朝嘉慶以後，民間便盛倡反抗專制的滿清政府運動。宗旨是打倒專制政體。到了道光末年，廣東花縣人洪秀全更組織會黨，在廣西藤縣的金田村起事，用武力來打倒專制政府，轉戰廣西、湖南、江西、四川四省，聲勢浩大；爲着反對專制的清政府，全軍都不離

髮留辮，以示決心，當時大家都叫他「長髮軍」，說壞些叫做長毛。這時永福年方二十一歲，洪秀全已帶長髮軍打到南京，建國號爲太平天國。兩廣是洪軍發難的地方，長毛更是盛行，到處喊着反清復漢的口號，永福看到這般光景，又眼見得自己寄人籬下，終不濟事，便和李保哥約同鄉里少年六七人一路步行到隆州，留了長髮投入長毛軍隊。鄉三部下做一名小兵，擔任先鋒工作。

第二回 找安身四處流蕩 統黑旗立功安南

上回說到劉永福心懷大志，偕友投軍，當時投的是鄭三部下，充一名小小先鋒。鄭三手下僅有百餘人，沒有甚麼事業可做，第二年恰巧天地會黨人姓吳名叫元清的，手下有二千餘人，在甯府宣化瀟甯羅稱王，劉永福便跟鄭三前往結夥，聲勢浩大。當時廣西地界長毛到處皆有，府州官吏逃亡，不逞之徒紛紛假借太平天國旗號，各霸一方，互相廝併。鄭三做人忠厚，眼看不過，因家小都在福祿，便帶永福等數十人返鄉，就舊屋起柵駐紮，原以自衛；不料鄰邑土霸巫必靈乘夜率帶人馬撲殺到村，一場惡打，死亡枕籍。幸好永福矯健，跳落柵外伏在草裏，觀看動靜。

是時柵外人聲鼎沸，永福心知此刻已被重重圍困，一時不能走脫；自忖手無寸鐵，這番性命難逃；左思右想，摸出小刀一把，意想自刎，望喉間連刺幾下，手軟無力，歎道：「堂堂英雄何尋短見？」

正忖念間，突然有人望身邊跳來，定睛一看，却是鄭三掌馬的老余，手上執着石桿一只，永福一見石桿，精神頓長，連忙搶在手中，喊聲「老余跟我衝也！」一下子打開血路，拚命闖出重圍，到了一個去處，却是山野。看看全身滿是血漬，不覺一驚，原來衝圍混戰時候，腳臂都被槍刺透骨，背脊也受車傷。一時疲憊，舉步難行，幸有老余牽馬來接，勉強扶痛往鄭三的別墅住下。創傷之後，無錢醫治，只得尋些草藥塗抹，日啖稀粥兩餐，兩月後始得平愈，那時身上分文俱無，僅剩舊衫袴一套。

看看沒有辦法，一日聽得太平州等處，王士林駐紮在，不乏糧食，同時保哥已經病故，愈無牽掛，便往投奔。王士林氣象果然不凡，兵精糧足，算是有力士豪，橫衝直撞，打家劫舍，無往不利；永福暫時安身，得一溫飽，然自念歲月徒增，今年已是二十八歲，兵不兵，賊不賊，依人度活，日討兩餐，隻身以外，別無所有，心裏抑鬱不樂。

過了年，永福二十九歲，已是一個彪形大漢。自念在此也無出處，剛好上思州有個土霸黃思宏正在招兵買馬，永福想左右無聊，不如投奔一時，換換口味，聚不多時，黃思宏說要回到家鄉太平府走走，月餘日即來，把帶隊頭目通通帶去，部下全盤交與他的文案姓黃的料理。永福的本隊頭目也跟思宏離開；隊裏幾十人無人管理，却賴永福支持。

時光易過，思宏一去數月還未見來，那姓黃的文案無米可發，到了年下三十晚，永福只得煮粥幾桶與衆共食；料想他們音信既杳，這地兄弟們口糧將斷，危險萬狀，倒不如前往投奔吳亞忠，掙得一飽再說。隨把這話說與大家商量，衆人個個願往；但怕思宏阻撓，只得互相約定在正月初三日半夜潛逃。

到了那日夜半，永福帶了衆兄弟一路求乞度日，步行到了安德鎮，投見吳亞忠。亞忠一見大喜，便將永福帶來的人交與永福帶領。永福自想既然帶兵，不可無旂，便自出心裁，製就七星黑旂一面，作爲自己隊伍記號。賴得大公無私，善待部下，個個英勇絕倫，每戰必勝，聲名遠播，無人不知。吳亞忠適有妹子未曾許配與人，因見永福未有妻室，便憑媒人，送過庚帖，意想聯了親事，永福便可一心一意爲他出力。永福這人志氣如虹，豈有不識破之理。無奈目前隸他部下，只得隨和，備辦一些禮物送過，算做定親。

是時鎮安府清廷官吏，見得吳亞忠聲勢浩大，恐怕日後難以降伏，遂奏准清廷，出了懸賞，招人攻打吳亞忠，貼出告示，說不論那個人軍隊能打败吳亞忠的，給他重賞。當有王士林、黃思宏兩人恃他人強馬壯，到府領賞包打，地方官答應如能打勝吳亞忠，王士林賞做鎮安道道台，黃思宏賞做太平府知府。

兩人聽說，好不得意，遂即率領四千人馬浩浩蕩蕩向安德進發。將到安德地界，二人商議，亞忠乃塚中枯骨，毫不足畏，只有部下劉永福智計多端，英勇無敵，所部二百餘人，個個敢死。這人前曾隸屬我們部下，何不遣人前往遊說？若得此人倒戈，亞忠必敗；即不然，能得永福投歸我等，亞忠勢孤，何患事之不成？計議已定，急遣密使送銀子數百兩遊說永福。

看官，你道永福是甚等人？他是頂天立地大丈夫，豈肯背義賣友，做這無氣節勾當。況且現在吳亞忠看待自己又非刻薄，當然婉辭拒絕。來使無可如何，正是乘興而來，掃興而返。

王士林、黃思宏心知無可挽回，祇得硬着頭皮率隊來攻安德。亞忠遣永福帶領部衆充作先鋒，迎頭還擊，怎當得黑旗軍士神勇，真是餓虎撲入羊羣，殺得王黃部衆一頭鼠竄，魂不附體，漏夜收拾殘卒，奔回太平府去了。吳亞忠喜得把象牙的「左翼大帥」印贈給劉永福這且不表。

却說吳亞忠打败了王黃二部，又有黃崇英綽號盤輪四的帶領千餘人前來結夥，一時聲勢更見浩大。這時候清廷既已打破南京，挾戰勝之餘威，調集大軍前來包剿。督辦軍務軍大統領，統帶軍隊一百營，分發各處駐紮；歸順附近數十里地方，滿山遍野，沿路斫伐竹木，步步搭蓋棚柵，安營紮寨，來勢甚猛。

不一日清兵到了歸順，吳亞忠誥誦人馬，竭力死戰，連戰數日，每次吳軍都得全勝。但清軍

將士甚多，銳氣仍盛。不數日間，吳亞忠上陣受了槍傷，彈入腳跟，幸得部下拾回，臥床不起。其弟又被彈穿口角，兩邊通透；另一弟首級却被清軍取去，吃了一個大大敗仗，只得入城扼守。

吳亞忠事無大小，都叫永福到床邊商量，所有糧食調遣，也付託永福經理。永福見糧路斷絕，來日正長，且刻下清兵衆多，圍如鉄桶之固；縱圍可解，糧食仍是堪虞，再三思量，唯有另覓生路，方爲上策，遂與亞忠商量要到波斗覓食，亞忠再三不肯，最後對永福說：「你十分要去，我也無法，但你只可帶你的部下前去，至遲一個月必須返來，彼此照顧，我們已是至親，應當有始有終……」永福口裏答應，便帶部下二百餘人前往波斗。各村民衆，素日敬仰永福聲威，到處供給伙食，却也不感困難。

不數日，部下農秀業來說意思想前往安南太原走走，看看是何世界，永福也不留他。于是農秀業與黃守忠兩人檢拾細軟，投奔安南，這且慢表。

且說永福在波斗等處住了二十幾天，本想再回歸順依吳亞忠，又怕吳亞忠處無糧不能過活。先使人前往探詢情形。不一日來人返回，具道吳亞忠動怒責備的話，心頭一冷。心想何不趁此機會，脫離關係？主意已定，外面仍是佯爲未決，試探各人意見。大家聞說吳亞忠這般藐視，人人含怒，都回說「不願回去」。永福又復佯意磋商，但衆意已決，都說：「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好了。」永福知道衆心一致，便於是日夜間召集衆弟兄說道：「各兄弟相從我永福這末長久，我那能獨自離開，置諸位于不理？但我歷來都是做人部下，未曾獨當一面；如若脫離吳亞忠，這隊伍一切便歸我一人支持了。日後糧米如果不能接濟，我何以對大家？縱使大家口無怨言，我又何以對自己？」衆人異口同聲說道：「哥哥糧草情形，我人皆知，我們做到那裏是那裏。俗語說：『船

到灘頭水路開」，天生我們，難道餓死？」永福聞說甚喜，便道：「既各位兄弟相愛，今夜在此焚告天地立下誓願如何？」大家莫不贊成。即取香花燈燭，焚告天地，誓願同心協力，永不反悔。誓畢，永福把吳亞忠發給的象牙帥印當眾破毀，擲出百步之外，以表決心。

宣誓清楚，不覺天色黃昏。永福便請大家團圍坐下，說道：「現在安南地方，多被白苗蠻人霸踞稱雄，騷擾百姓；安南國王派兵攻剿，屢戰屢北。我等現在廣西，也無發展，並且廣西是我父母之邦，不可騷擾。劉某愚見，欲同衆兄弟前往安南，隨機應變，建功立業，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各人都道：「既是劉大哥提挈，那有不去之理？」於是歡天喜地，齊齊分頭整理行裝，不在話下。

看官，你道劉永福爲何想去安南？原來安南距離廣西極近。廣西北接湘黔，西鄰雲南，東北毗鄰廣東，西南隅與安南相接壤，大嶺乃是入越必經之路；並且清軍當日攻破南京，消滅太平天國，到處追剿餘黨，永福既會投入太平天國分支的天地會，同樣喊着恢復漢族爲口號，自是招惹清廷厭惡，不能在國內立足，只好以五尺昂藏之軀，替安南立功了。

論起安南，原是我國的藩屬，年年進貢中華。安南亦稱越南爲古交趾，蒙本越、駱越之地。漢武帝平南越，安南的北圻地方，便隸入中國版圖，嗣後經三國兩晉，以至隋唐，千餘年間，與內地各省一樣的設官置守。五代時中國紛亂，安南中強有力的，乘時割據，歲歲干戈，不得甯止。到了宋朝，安南統一，受宋封爲交趾王。明神宗時候，阮璜稱王，是爲廣南王；乾隆時，國內出個阮惠的，把廣南王打敗，做了安南國王，阮璜這一家不服氣，逃出來勾結法國，奪回王位，清嘉慶皇帝又派員冊封。劉永福決心前往安南時候，剛好嗣德王阮福壽在位。當時安南內則連年

變亂，盜賊遍野，外則法國虎視眈眈，正是國難嚴重時候，不在話下。

却說當夜永福與諸人計議已定，第二日便各檢拾行裝，破曉全隊起行。大家身邊僅帶一些錢文；幸在國內威名甚大，沿途都有熟人招待食宿。不一日，到了安南地界，適巧舊部農秀業、黃守忠二人已在此地蘇衛投奔頭目鄧志雄，當時遇見，各各握手道乏。

農秀業趁個空便，悄悄對永福說道：「哥哥來得太早了。」永福知道話裏有話，要農秀業說出原因，農秀業說道：「哥哥有所不知，這鄧志雄在此帶有百餘人，對守蘇衛一帶。前數日，我與守忠密約，把鄧志雄殺了，然後回國接哥哥在此做主。連日我們都在山脚磨好快刀，正待動手，哥哥却已來此，所以說來得太早。」

永福聞言，不覺容顏變色，心想農秀業雖是為着好意，但這行徑決要不得，只得勸道：「我等初出茅廬，未知南北東西，凡事應當講求義氣，才有信用，做得天大事業。鄧志雄對待我等不錯，將他殺害，是恩將仇報。下次欲投別處，誰敢相容？我怕天地雖寬，亦無我等立足之地。幸得你等未曾動手，若幹了此事，雖去接我，我知此情節，亦必不來。」這一席話理直氣壯，說得農秀業羞愧無地，愈感永福人格偉大，從此不敢胡為亂做，一意跟隨不提。

且表永福在蘇衛四五個月，見得鄧志雄心懷坦率，兩相投機，兩人便結拜兄弟，閒暇無事，和志雄兩人只是游山射獵，或臨水釣魚以為消遣。靜極思動，一旦偶與鄧志雄談起，要到外面活動；鄧志雄勸他去打六安州，並說那邊四鄉百姓，受盡白苗苛待，打了白苗，便可立足，並送火藥鉛條共數百斤，助他發展，永福大喜，準備着去立救民水火的功業。

原來安南所謂白苗，即是雲南、廣西、安南交界地方的土族。語言人種和安南人一般無二，

只是生在蠻野，不服官府約束，擅自稱王授官，處處搗亂。安南北圻十六省，盡遭騷擾，民不聊生。永福率領部下，一到六安州，四鄉百姓，真如久旱忽得甘雨，歡聲載道。永福心知民心悅服，益發立願為民除害，創立中和團黑旂軍，矢志盡力保護。這消息一傳開，登時各處人民紛紛前來懇求保護，家家戶戶願供黑旂將士食用。這時正是同治六年，劉永福三十一歲。計自二十一歲投軍起，四處流蕩整整十年，到了此時，才得着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從此摩展抱負，轟轟烈烈做了數不盡的英雄事業。

第三回 剿白苗安定越境 戰黃匪名振邊疆

話說永福移師六安州，創立中和團黑旗軍，風聲廣播，却惹怒北圻十六省一帶白苗，誓與黑旗軍隊不相兩立，倚仗人多地熟，起兵千餘前來攻打；初以為劉永福這支孤軍，不日便可消滅。那知黑旗軍神勇非常，頭一仗便殺得白苗落花流水，此後每次接仗，都是黑旗戰勝，只得退入山麓，不敢出頭。這白苗喫得苦頭，自知黑旗利害，非得大隊人馬，萬難得勝，索性仗也不打了，收兵回寨，大開文武會議，檢齊人馬萬餘人，大小苗官如巡撫、布政、按察等等，都監督各將官參戰。這次來勢頗猛，先期削好竹片，寫了告示，傳知六安州四鄉，要各鄉預備豬牛酒米，並勿暗助黑旗，一面又復削好竹片，飛送黑旗軍約戰，自古戰書也有個戰書格式，這次戰書可算別開生面。閒話少說，永福接到了竹片，只見上面歪歪斜斜的塗上幾個字：「我自苗各官，統大兵千千萬萬，萬萬千千。三萬有一，准某日到，與你黑旗請安。」心裏好笑，但念白苗人馬衆多，此後戰陣，與前不同，不能徒打硬仗；非搞小計，無法獲勝。一路尋思，不覺來到柵外。

時正十月秋涼，只見面前一片乾田，遼闊數里，剛好農家收冬已畢，田水乾涸，野草叢生。一時計上心來，回柵分發部衆上山砍竹，削成蕪槍六百枝，每枝長六寸；造好之後，傳齊四鄉鄉董，每董交與蕪槍一百枝，吩咐如式仿造，每社須造二百枝，限期交納，並限每董挑來人伙五十名，聽候使喚。當下衆人不知何意，只得領命分頭趕辦。到期，各董社果將蕪槍如數挑來，每董五十個人伙也已到齊。永福叫人檢點齊全，隨即命令部下衆和各董送來的人伙三百名，把蕪槍

掘出柵外，就兩邊大山之旁，沿山邊起插列，離五六寸便插一枝，由兩邊山脚插起，密密排的一直插有一里之遙。插槍之處，一色安放木梢青做個暗記，免得自己人馬踏入。是時十月秋收已過，田生野草數寸，菰槍插入，一點不露痕跡。安排停當，只等廝殺。

到了約戰日屆，果然白苗大隊人馬，遠遠的漫山遍野，蜂擁而來，前頭數百面大鼓大鑼，鼓鑼鳴聲震山谷。永福早已分派隊伍，分成左右中三翼，左右翼埋伏兩旁山邊田裏，中翼埋伏人馬一色長槍，入足藥礮，吩咐如此這般。白苗來到黑旂柵營八里之遙，即遠遠亂放槍砲，彈如雪飛，並不見黑旂人馬出來接仗，漸漸來近，這邊中翼槍砲一齊轟發，擊斃苗人百餘，左右翼兩面隊伍一齊嘶喊攻出，頃刻之間，擊斃苗人無算，各苗魂不附體，互相奪路奔逃，一窠蜂逃到兩山之傍，腳踏菰槍，萬餘人馬一齊摔倒，兩邊數里之長，人馬盡在菰槍之中，互相踐踏，死了數千，沒死的只得慌慌忙忙踏在死人身上拚命飛逃。這一仗擊斃白苗四五千，生擒百餘人，奪得戰鼓戰鎗槍枝彈藥旂幟不可勝計。威名遠振，六安州附近地方，無論遠近，就是十天八天路程，也趕派人前來請求保護。永福遂派手下農秀業帶領二百餘人去到離六安州數十里叫做棟冷的地方駐紮。

• 按下慢表。

話說白苗裏頭有個盤文義的，爲人最是兇狠，統率各苗自稱總督，歷年雄踞洪水河一帶，無惡不作，所有隣近各府州縣，受盡荼毒，呼號無門，安南國三屢次派兵征剿，都被打败，百姓只好任其勒索，不敢則聲，所有各處鄉民，都歸他一人調度，聲威極其浩大，這時探知農秀業獨枝軍隊，駐紮棟冷，即發人馬來撲營柵，却被秀業擊敗，秀業雖勝一仗，無奈人手太寡，怕日後文義領師來犯，獨力難持，正待遣人告知永福，柵卒却報有人求見。

看官你道這人是誰——原來這人是姓覃名喚采元的遺來說話，覃采元原是中國人民，十餘年來流落安南伺候盤文義以至於今，近來雖常侍盤左右，但已失去文義寵任，懷恨在心，這遭見得農秀業乃係祖國之人，連忙遣人密來探訪，說道：「要殺盤賊易如反掌，但要花紅獎賞」，秀業聞說甚為欣喜，但不敢作主，只得一面款留使人，一面派人星夜趕到六安州，請示永福。永福回話是「如果殺得盤賊，酬銀百兩，並奉請三圻巡撫，奏保百戶之職。」果然不日覃采元殺了盤文義，將他首級帶交農秀業，轉交與永福。永福馬上派人解上三圻巡撫，具說始末，巡撫奏上，安南國王照准，覃采元賞給八品百戶，劉永福賞七品千戶，盤文義盤踞地方十餘年，此時一旦滅亡，部下苗官，文則巡撫、布政、按察、府州縣，武則都統、督統各官，盡遭擒拿，解到三圻巡撫處懲辦，根絕了這害民的賊子，百姓如何不歡喜？自此苗人俯首帖耳，安南百姓心悅誠服，永福聲威遠播安南，按下不表。

且說永福帶領部下居住六安州兩年之久，四方平靜，鷄犬無驚。見得久住無謂，尋思大丈夫長此固守一隅，事業難望發展，不是善策；聞得保勝有個土霸何均昌，霸踞保勝，保勝水路，原出雲南，下達安南的興化、山西、河南、興安、南定五省，以達於海。各處關卡，抽稅甚多，却並非安南國王意旨，乃是均昌強橫霸收，永福甚想率帶人馬步步紮營，直抵保勝，與何均昌決個輸贏，一則替越王出力，二則為民除害。

主意已決，立即分遣隊伍，率山寶河關，直抵龍魯。當時土霸何均昌，偵悉黑旂軍步步為營，着着進兵，先下手為強，派了數百人馬前來迎戰。怎當得黑旂軍個個精壯，人人敢戰，只殺得何均昌部隊紛棄軍火糧食四處逃散，永福悉得龍魯埠設關抽稅。龍魯乃是通商碼頭，為雲南入越

要道，生意興旺，所得稅收甚多，部隊糧米無虞。

何均昌心裏不甘，四處約會朋黨夾攻黑旗軍，一年之間每戰輒敗。一日正鬱鬱無聊之際，忽然想起黃旗黨黃崇英，這人綽號盤輪四，廣西鎮安人，與弟輪五輪七，本是吳亞忠部下，亞忠失敗，他帶領部下退到安南，此人強悍多詐，設立黃旗黨，與白苗通，手下有數千精壯人馬，踞守河陽一帶，何不招他合作？主意已定，即遣心腹前往招請黃崇英，黃賊平日恨不得領佔保勝，這時何均昌自來邀請，正中下懷，立即號召人馬，披險起程，所有家小，一概隨軍挈帶，滿想此番去到保勝，掙下長久基業，鉄桶河山。

這邊劉永福探知此種消息，並知何均昌的戰略，是盤輪四帶領數千精銳，從六安、寶河、龍魯山下打上，截斷去路，一面另帶數千人由保勝擊下，兩頭夾攻，勢難獲勝，只得暗施小計，派人馳往六安州備辦豬羊酒米招待盤輪四隊伍，並遣心腹恭迎盤輪四，具道讓賢之意；盤輪四雖欲置永福於死地，但見得這般恭順，自公道起手不打笑面人，亦就不好發作，只得依永福之請，全師入駐六安大柵，再作計較。但心中念念不忘保勝，尋思保勝這塊地方，形勢險要，且是雲南來往大道，市面熱鬧，年中稅捐，至少有十餘萬，何均昌這人，毫無能為，所怕是劉永福，若能除去永福，保勝便是我黃家大業，想來想去，恨不得立刻拔下這眼中針。

不一日，盤輪四拔隊直上寶河關，又數日全師移駐龍魯，永福捏了一把汗，只得沿途百般供給，再過兩天，探馬報道盤輪四全隊將到保勝，永福忙將自己營盤，搬出一空，留與盤輪四人馬駐紮；不一日探得盤輪四來到，便率全隊出二里外相迎，爆竹之聲響振山林，具說把保勝全盤奉讓，自己聽其指揮之意。盤輪四居然托大，佔住保勝營盤，永福軍隊反散居街上民房，自此盤輪

四日夕圖謀殺永福，永福也曉得盤某這人心術惡狠，日夜提防，起初邊面上客氣，來來往往，到了後來，二人連面都不願見。

盤輪四用盡方法，仍沒得成功，一發狠，見得駐紮地方與永福軍隊不過隔了幾層牆壁，一不做二不休想挖好地窖，藏埋火藥，一網打盡，登時密囑部下，日夜挖掘。一日更深夜靜，永福傾耳細聽，地下隱隱有鉄器尖打聲響，仔細思來，知道原委，便不動聲色，吩咐部下，秘密遷徙，一面密令各部，每到入夜，預備應戰。一夜，五更時分，果然地窖炮發，聲震山谷，附近店屋，盡數倒塌，磚瓦木石，拋飛半天，盤輪四那邊忽有一彪人馬，約莫一千之衆，廝喊殺出。永福早帶部下伏在僻處，定眼一看，却原來人人抬槍，個個身圍火藥，竟想一戰而勝，挫盡黑旗銳氣，虧得永福足智多謀，忙令部下燃好火藥綫，猛擲盤部人叢，火藥遇着火藥綫，那有不燃之理，只聽震天价響，轟然一聲，立刻盤軍飛拋六七百人，高冲半天，地下重重橫列，缺肢、爛體、皮肉、血液，到處皆是。未死的也燒得焦頭爛額，爬在地下半死不活。這次巷戰，盤軍前鋒一千人盡皆覆沒，嚇得盤輪四魂飛天外，魄散九霄。

盤輪四見初次接仗，便折了許多人馬，心中鬱鬱不樂，忽然想起另行祭旗，或者可以改敗爲勝，卽擇好吉日，帶了千餘人衆，出到保勝河沙灘，搭好高台，陳列猪羊酒品，正待開旗祭旗，忽地河邊小路，殺來一枝人馬，彈如雨飛，喊殺連天，却是黑旗部隊。盤部人衆原已吃過苦頭，且不知這遭又有多少人馬來到，盡棄牲品，望風而逃。黑旗又勝一仗。自此兩方常有小戰，按下慢表：

且說盤輪四每戰必敗，怒氣衝天，怨恨部下不出力，聲言定要嚴辦幾人。當下有個部下姓黃

名喚保盤，不得盤輪四信任，並且這幾日帶隊，新打敗仗，害怕獲罪，便暗投永福送家小爲質，約爲內應，彼此約好暗號，定期舉事。永福好不歡喜，馬上號令各隊，四面包圍盤營，一聽炮聲，齊行猛攻，附近山頂安置炮台，把大炮密集向盤軍亂轟，聲震天外，黃保盤一聽炮響，卽帶部下數百人裹應外合，移時只聽轟隆一聲，盤營後座崩塌，永福隊伍爬牆佔領了後營，乘勢撲入，盤軍人馬，各向前奔出，迫得盤軍數百人，各抱木頭，跳水而逃，岸上劉軍喝令向水轟擊，落水斃者，數百餘人，盤輪四見得部下三四千人，全軍盡滅，知道一時難與黑旗爭強，忙乘五月河漲，漏夜攜帶家小順流逃去，永福命農秀業一路追殺不提。

原來盤輪四勢力雄厚，兄弟三人，皆有人馬。當黑旗與盤輪四部互相廝殺時候，盤輪五，盤輪七二人共帶數千人衆，想到保勝助他哥哥作戰，只因屢次聽道盤輪四大敗，不敢直奔保勝，暫駐左大左祿地方；安南國王，探得這種消息，諭令駙馬掛帥，帶安南兵六千人，水陸並進。前往左大左祿，攻取兩盤。但安南軍隊不是蓋軍敵手，兩軍對壘，打得大敗，死去千人之多，國王大怒，把駙馬革去元帥之職。這駙馬魂不附體，奔往三圻，剛好碰見永福部下農秀業，苦苦請他幫忙，好復功名，農秀業被纏無法，只得帶了手下慣戰的百餘人打頭陣，以一當百衝鋒臨陣，勇不可當，蓋黨大敗，這駙馬果然復了原職，千恩萬謝了農秀業，秀業謙讓一番，帶隊返到保勝覆命不提。

且說盤輪四當日遭了慘敗，奔回老窠河陽固守，清朝見得盤部聲勢浩大，作害安南，安南原是我國藩屬，並且地連邊境，便派廣西提督馮子才！率帶二千餘人馬由廣西攻打河陽。馮子才久慕劉永福在越聲望，且又新敗盤輪四，此時派遣能員兩位，逕到保勝，送上五品藍翎功牌，請求

助戰。永福正恨盤部，也不推辭，即將部下精銳編成福字前後兩營，交得力健將農秀業統帶前去。盤輪四守的是技龍徑，地形鳥道羊腸，曲折紆迴極其險阻。虧得兩邊軍隊合力攻打，由當年七八月一直打到次年三四月，才打得下，兩軍會集河陽之日，盤輪四只得棄了老窠，奔投白苗頭領順天主去。這邊馮子才軍隊因水土不服，死亡甚多，便班師回國，黑旗軍隊也回保勝，留得安南兵駐守。盤輪四探得馮劉兩軍已去，即復起人馬回攻，槍砲交加，又得了河陽，銜恨永福深入骨髓，但兵力不敵，無法奈何，鎮日裏只學周瑜日嘆「既生瑜，何生亮。」

第四回 滅黃旗爲民除害 破法軍遠播聲威

話說盤輪四既然奪回河陽老寨，切齒咬牙，發誓報仇，通好白苗，大起兵馬數萬，山河陽猛撲六安州。黑旗軍在六安地方人馬不多，守將無法，退上龍脊。盤輪四遂率大軍萬餘，浩浩蕩蕩紮在頓關。這一來可抗住了黑旗軍。因爲安南北圻道，最大的算是紅河，即通常所稱的富良江。這紅河源出雲南，另有一支源出蠻浩埠，兩支合流，先經保勝，直下，後經安南之興化、山西、河內、興安、南定五省以達于海；沿河商業懋盛，關卡如林，永福守得住保勝，便靠這條交通大道，收稅維持。

頓關算是這條水道的大關口，這下子頓關突被盤輪四佔領，水路梗塞，商業不通，無異扼了黑旗咽喉，不但稅收一文無着，連糧草也不得運輸接濟。米糧來往，都被盤輪四派人把守，硬搶了去，弄得永福無法支持，只得退守保勝。回到保勝，才曉得自己各隊人馬，除有家眷者外，多數散入十洲，知道因爲糧草短少，無可如何。不得已，親帶二三百人前去十洲一帶募捐，爲時幾個月，募得二千餘銀，散去的部下漸漸收集回來。

第二年七月初，盤輪四大起兵馬三面包圍龍脊，盤軍人馬如蟻，圍得水洩不通，連打五個月，雙方沒有輸贏。時十二月下旬，永福出去踏看地形，見有一山甚高，心生一計，馬上叫手下就山築起營寨，架上檯槍大砲，把大砲向下，只找盤軍密集處轟擊。居高臨下，無不命中，只殺得盤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盤輪四居下督衆還戰，不料一彈落下，中了頭顱，登時仆地，全軍

驚得抱頭鼠竄，盤輪四幸得左右救起，密赴白苗境界請醫生調理，全軍暗暗乘夜逃回河陽，解了龍魯之圍。

次年，盤輪四治好創痕，又帶大隊人馬二萬多人，分四路進發，由寶河一帶紮到十洲，所有十六州地方都被駐滿軍隊，自己督率隊伍去紮猛馬，因為猛馬離猛把二十里，猛把離永福駐地保勝只有三十里，永福偵得消息，急忙派人紮在猛把，四圍築起砲台更樓，不使盤軍打到保勝。便在猛把展開血戰。黑旗軍四面包抄，密集夾擊，殺得盤軍無算，活命的冒死飛奔，落荒而逃。那時頓關安平至宣光、興化、太原、諒山、北甯、水東、東朝等七省二百餘州縣，仍被盤軍踞守。安南王眼見得賊勢浩大，乃命安南督統黃佐炎攻取頓關，永福也派農秀業諸人協助攻打。不一日奪回頓關，由黑旗軍隊駐守，佐炎却即開拔去攻安平府，馬到功成，安平克復。這一下好不興頭，兩軍會商大起人馬乘勝去攻寶河關。

但未到寶河之前，有一處險要地方，名叫里良，盤部共有二千之衆在此扼守，非打通這塊地方，不能上到寶河，論起寶河一關，乃是咽喉要地，不能打下，糧食就不能接濟了。但佐炎農秀業兩部人馬，急切攻打，甚不得手。永福心裏焦急，只得親身出馬，挑選八十名精悍部下，把黑旗包好放在身上，各各暗帶短刀一把，外面打扮得如來往客商，由保勝起程，繞道襲攻第一關，殺了守卒，奪了旗幟，破第二關，步行十八日，十三關破得完全，到達頓關與安南大兵和黑旗軍相會，各道艱險備嘗，萬般辛苦情狀後，永福即就地籌劃打點，起兵攻打龍貢的盤輪四大營，這時人人精神百倍，鼓勇猛撲盤部各營，盤部人馬各無鬥志，紛紛棄寨下船而逃。是晚黑夜昏沉，星月無光，船隻只有八艘，人馬太多，互相推擠，又遇急流，八艘船隻全沉，溺斃賊兵千餘人。

之衆。

這一下趕去營部，打開水道一條，各糧船紛紛駛到，永福心裏好不歡喜，一時糧草頓足，士飽馬騰，軍容甚盛，永福事業，全部恢復，由是黑旗軍聲威大著，東朝吳鳳典也帶數千人前來相會。安南督統黃佐炎備辦酒席，款待黑旗大小將士，盡歡而散，自不消說。

不一日，探馬報營輪四分兵兩路，一路撲湖甯縣，一路撲立石縣，兩縣已被攻破失守；未幾探卒又報營部取了湖甯，又已派兵攻打臨洮。黃佐炎聽了，甚爲焦急，忙請永福相助，永福也不推辭，帶了三千之衆，望湖甯進發。不一日迫走營部，克復湖甯，乘勝進兵立石，追斬無算。沒有幾天之間，兩縣收復。安南國王好不歡喜，便叫永福做官，委他做保勝防禦使，聽憑就地收稅養兵，暫且慢表。

且說同治元年，法國即謀安南。當時法軍打安南，安南吃了敗仗，割南部的邊和、嘉定、定祥三省給法國，並訂許多條約。第二年同治二年，法國又起兵取去安南南部的永隆、安江、和仙三省。下交趾六州也被佔去。到了這時同治十一年，法國又想把安南北部各省統統拿去，便派大將安鄴，起兵數千，攻打河內。

原來安南國土，南北僅七千里，東西最闊處不足二千里，是個小小國度。全國舊分南北兩圻，國都居中，是爲富春省。近都之北，廣平，廣治兩省爲左圻，近都之南，廣南、廣義兩省爲右圻。河內、南定、山西、廣安、宣光、興安、北甯、海陽、興化、太原、高平、清華、乂安、諒山、甯平、河靜等省在北，稱北圻；平定、平和、永隆、邊和、嘉定、富安、平順、定祥、安江、河仙等省在南，稱南圻。北圻的諒山、高平、太原三省和我國廣西交界，宣光興化兩省和我國

雲南交界，這五省盡是大山高嶺，雲南的北甯、山西、河內、海陽等省，一望平陽，其中河內省最是適中之地。

此時法國派兵進犯河內，安南打不過，國王不得已，親派大員去請永福助他一臂之力。永福義不容辭，登時檢齊全部黑旗人馬浩浩蕩蕩由興化開到距離河內十餘里的懷德。吳鳳典、凌德選、班晚此時也率部下投效，安南黃督統也帶了軍隊前來會合，人馬不下萬餘，軍容甚盛，直拔離河內西城門外十里安營下寨。黃督統即出賞格，斬法兵首級一顆賞銀一百五十兩，一畫加十兩，二畫加二十兩，再多照加。原來外國軍隊軍裝上都有金線，級愈高，金線橫畫也愈多，這是鼓勵殺敵之意。

一日，法軍大將安鄴，帶兵盡出西門外，安鄴帶隊，五畫全金，其餘一、二、三、四畫軍官，有數十人之多，開到橋邊搦戰。這邊永福率隊過橋交鋒，各軍隊伍，奮勇向前，法兵大敗，安鄴帶各將隊伍後退，永福下令追趕。追到西門外半里許時候，法軍早已個個力盡筋疲，舉步不得，蹲在地下，縮做一團，被黑旗軍隊像切瓜般切下頭顱，不留一個，法國大將安鄴頭顱却也與他身子分家。

各法兵胆破心寒，死守城池，月餘日不敢出來。永福見法兵不出接仗，便令部下紮好長梯七十架，預備爬進城去，殺個痛快，黃督統却來攔阻。原來法軍主將陣亡，法人一面暗暗增兵，一面却騙安南議和。這幾天戰勝的安南正和法國訂立種種吃虧的條約。永福力爭無效，只得嘆了一口氣，帶黑旗軍回到安南南部的山西去了。

光陰如箭，又是冬天。永福在山西無事，日與部下講授兵法，忽一日，山西總督派人來請。

原來盤輪四又帶萬餘人馬，撲打白樓社。白樓社地離山西百餘里，村莊極大，依山帶水，兩頭重圍寨，極其堅固，無奈盤軍勢猛，連日猛攻，眼看全社將亡，特來相請黑旂助一臂之力。

永福慨然帶領精壯百人助戰，連戰十餘日，屢戰屢勝，盤軍抵敵不住，漏夜拔隊而走。但盤輪四仍據七省各州縣，聲勢浩大。永福便即派兵三路攻打，所有各地盤軍，一聞黑旂來到，望風奔逃，真如虎驅羊羣，並無阻擋。月餘工夫，三路人馬，將七省二百餘州府縣，全部克復。

永福乘勝，遂帶黑旂軍攻打寶河關，果不一日，殺得盤部萬餘人棄關奔回河陽。這一下打開水道一條，黑旂稅收大為增加。安南王以永福有功，封永福做三宣副提督，送印一顆，文曰：「山西、興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將軍印」。永福便帶得勝人馬，回到保勝駐紮不提。

却說黃旗軍盤輪四各路人馬都打敗仗，但還死守河陽老寨。安南國王意欲斬草除根，命令黃督統轉飭黑旂軍協力攻打。永福得令，帶隊先打六安州，破第一關，盤軍怎擋得黑旂英勇，連接被破七關，盤輪四面無人色，飭令家人等，檢拾細軟一同逃走，逃到一個鄉下，被百姓捉住解到河陽斬決。盤輪四作害安南十幾年，一旦被黑旂除得乾乾淨淨。永福聲名大振，眼見得境內太平，便請假回返廣西故鄉祭祀祖墓，沿途人人爭看，到了故鄉，所有隣近百十里村落，男女老幼，無慮千萬，都來瞻仰黑旂將軍衣錦還鄉。當下家家宴請，永福答宴，自不待說。

一日，安南忽然遞到一角文書，原來法國派遣元帥李威呂，欲撲北圻，現已興動人馬攻打河內，安南王請他回越籌議抗戰。永福遂別國人，再出關，到了安南，由丹鳳調齊隊伍，向河內進發，和法軍在紙橋地方大展血戰。

原來紙橋是河內城的一個小小橋道。過橋往東二里是河內城，往西三里，便是黑旂軍營寨。

左右一望盡是村田。這正是四月時節，天氣晴和，黑旗軍一個個擦掌磨拳，待顯身手。右營管帶楊智仁，廣西人，要打頭仗，永福勸道：「打外國人不能急，急便失敗。」智仁怒憤，大聲說道：「見敵人受得住的不是人，我死也要打頭仗。」十二夜五鼓時分，接到密報，法兵定十三日破曉傾城出戰。智仁聞言，全營不造飯，帶部下跑去迎敵。永福追不及，連忙叫吳鳳典埋伏在大路左旁做奇兵，叫黃守忠守在大道做正兵，自帶親兵在後督陣。

智仁一到紙橋，兵分三隊，佈在橋邊關帝廟，排好隊伍；法國兵早到橋東，拿起望遠鏡，目標釘在關帝廟，槍炮齊開，瓦飛彈折，聲震天地，彼此說話聲音都聽不到。忽的，有一個領章四畫的法軍首領，騎馬猛衝過橋，智仁發火炮打去，人連馬摔落橋下，肉骨粉碎，法軍退却，紛紛坐在城外地上喝酒。不一時，乘了酒醉爬起來，每十人做一隊，衝過橋來，連環放槍。一支抄廟後，一支走大道，夾擊智仁。智仁雙股中了槍彈，左右死尸重疊如山，猶不退却，忍痛坐在地上開十六響手槍，法軍倒下十幾人，開到第十三響，一顆飛彈中在胸膛，倒下去。法兵衝出大道，黃守忠擋不住，紛紛退走。

永福聞報，冒彈到前綫，智仁却已死去，急忙指揮守忠，鳳典全體短刃肉搏衝鋒，一時黑旗軍法軍，攪成一團，兩方隊伍大亂。黑旗兵短刀齊下，法兵來不及放槍，殺得重重疊疊，盡是法兵屍首。紛亂中，有個法軍首領中槍坐在地下，黑旗兵猛撲過去要割頭顱，這首領脫帽頻頻搖頭，但已被寸寸割下，一看，却是法軍元帥李威呂。法兵知主將已死，紛紛奔逃。這一仗直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是有名紙橋之戰。

安南國王大喜，委永福做三宣提督，封義勇男。自經此仗以後，法軍與黑旗對敵，仗仗皆敗。

黑旗軍劉永福

，一聽黑旗軍到，心胆都裂，知打永福不過，想起擒賊擒王，便移兵沿安順直迫安南京城。安南國王害怕，甘願議和，却令永福退兵，永福不答應。安南王說：「再不退兵，朕不認你做安南官吏！」永福不得已，怏怏帶隊退回山西不提。

且說當光緒八年時候，我國滿清政府因為安南事件曾和法國立下約言，各守邊疆，不相侵犯；但到第三年六月，法國不顧約言，起兵攻打安南的諒山，又發兵艦打福建，據台灣，佔福州馬尾港，陷澎湖。我國大敗。政府便請永福在安南與中國派去的岑毓英等軍隊協打法軍，一面派廣西提督馮子材守住鎮南關，擋住法軍不給他侵入廣西。起初安南境內中法戰爭沒有什麼發展，到後來黑旗軍撲打臨洮，勝了一陣；馮子材又在鎮南大敗法軍，克復諒山，一路追擊，法軍大敗。情延昧于時勢，却與法國議和，訂立中法條約，一面星夜派人阻止馮劉軍攻打，永福和子材情知法軍已打敗仗，馬上殲滅，萬無反與議和之理；但朝令難違，無可如何。

第五回 奉朝命將軍回國 秉正義死守台灣

且說當時中法議和，清廷命令永福罷兵，永福快快帶了黑旗軍全部人馬返回保勝，和議之後，法國軍隊仍然據在台灣的澎湖島，用話要挾，說永福一日不離保勝回國，法兵一日不退出澎湖，清廷害怕再起戰爭，三次五番電報令旨催促永福退雲南，再轉故里欽州，永福仍無回國之意；國內各大臣也都紛紛書信電報相請，永福都不表示。到後來兩廣總督張之洞派人苦苦相請，永福回一封信，條陳六宗事情，大約說：保勝是祖國雲南的門戶，應派自己親兒劉成良把守；黑旗留在安南二三十年，部下三千餘衆，生死不離，必帶回國等語；不日張總督覆批來到，准帶精銳二千人入關；回國之後，仍准添招，統帶五營，每營五百人，所有糧餉兵器由政府發給；留在安南各衆可聽其在越謀生，其家屬准賞給白銀二萬兩，作爲安家之用；劉成良留守保勝未便照准等語；並發下印信一顆送來，文刻一記名提督統領福軍全營。吩咐千萬卽日起程。

過幾天，又得文書，催快動身。寄來五品功牌一百面，八品功牌一百面，聽由永福賞給出力兵士。又數日，復有文書來催，計光緒十一年三月到五月之間，祖國連來公事文書二三十道，並且時時派來專員邀請。永福此時才決心回國。風聲一露，各土人紛紛恐慌，集來數千之衆，求永福不走。永福只得勸導土人幾句，揮淚而別，開拔全隊，攜帶家小，人數不下五千左右，坐船取道雲南返國。此時全體壯士，個個歡欣，人人喜樂，都道是得回祖國，光宗耀祖，親朋戚友，又得見面。

不一日返到廣東省城，清帝賞他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並賞給三代一品封典，派做南澳總兵。永福帶隊鎮守南澳，由光緒十二年（1886）到十九年（1893），八年之間，平靖無事，治理得大有上古遺風，素日和馮子才知交，兩人時常往來，飲酒作樂，這且不表。

却說光緒二十年（1894），日本打朝鮮，我國阻止無效，被迫與日宣戰，恐怕日本襲擊南洋各口岸，旨令永福據守台灣，以相牽制。原來台灣地處福建東南，是東亞大島，地形像一支彎弓，地勢北高南下，周遭三千餘里，東倚高山，西臨大海，北面淡水洋，鷄籠城，與福州相近。琉球、澎湖和它鄰接，是個形勢優良的天然軍港。明末福建南安人鄭成功踞守此地，反抗清朝，開府傳世，近三十年，到了康熙手裏，闢為台灣府，屬福建省；光緒年間，列為我國行省之一，分台南、台北二府，在淡水設置巡撫管理。

此時永福得了令旨，率帶四營精壯人馬，連公子成良兩營，共六營，由廣東動身，八月裏到了台灣，駐在台南。是時清廷另派唐景崧做台灣巡撫，駐在台北兼督辦軍務事宜，劉永福便幫助唐景崧處理全台軍務。景崧這人，是個文縐縐的文官，對於軍事，完全外行。永福因見台北形勢險要，又知景崧種種佈置，不合兵法，一番好意與景崧商量，意想移來台北住在一塊，民政歸景崧，兵事歸永福，景崧害怕自己不知兵，日後大權歸于永福，一定不肯，並令永福專守台南，於是兩軍分居二地。台北紳士丘逢甲眼見得台北重要，台北失，馬上牽動台南，台南失，不會牽動台北，景崧一個人守台北，沒有永福幫忙，不易守得住，苦苦勸令黑旗軍隊留在台北，景崧始終不答應，只得歎氣叫苦。

這時中國已和日本打仗；中國北洋海陸軍，都打了大敗仗。次年，便是光緒二十一年三月，

日本一面又出兵，取台灣的文良港，踞澎湖，台灣形勢大孤，清廷與日議和，日本要求割讓台灣和澎湖羣島。台灣官民聽到這消息，馬上拍電報給滿清政府反對，但日本的要求非常堅決；此時台灣舉人們剛好集在北京城（今之北平）會試，全體上書都察院，請別割讓台灣與日，清廷也沒表示，全台騷然，人人憤慨。當地名士丘逢甲聯合全台名士，合力挽救，電奏力爭，沒有結果，最終清廷却和日本訂了馬關條約，答應把台灣和澎湖羣島割給日本。

到這時候，台灣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做日本的奴隸或返回祖國，另外一條路就是抗戰。但要抗戰，也不容易。以人數說，台灣人口只有二百八十萬，日人的人口却有四千三百餘萬，實力相差很遠，論財力，台灣全年一切大小稅收只三百萬元，這時日本的經常預算已超過九千萬。元。論起兵器，更不如日本了。這樣看來，台灣人這時不能抗戰，就該伏貼的做日本的奴隸了。但却不然。台灣人是骨氣，有人格的，當時明知只據孤島，甚難勝利，但仍然決心抗戰下去！

于是，台灣名士丘逢甲出來提倡組織台灣民主國，登高一呼，全台皆應。隨即草草定了臨時憲法，採用藍地黃虎旗做台灣國旗；因為唐景崧官比永福大，就選景崧做正總統。五月初二日丘逢甲親領紳民數千人，前頭鼓吹帶路，到撫台衙門，送總統印綬給景崧。景崧穿着朝服，望北九叩首後，就總統任，把撫署改做總統府，用「永清」做年號，一面電告中國，表示仍做中國藩屬，一面服從衆意，推丘逢甲做副總統兼大將軍。永福在台南，也拍電報與景崧，表示願和台灣共存亡。

但這時「馬關條約」已經訂立，日本已派大員來接收了。日人半途聽得台灣獨立消息，知接

收不來，決定用武力解決，由是陸軍方面，派近衛師團，第二師團，第四師團等三個師團進攻台灣，海軍由有地司令官帶常備艦隊協助，海陸並進，聲勢浩大。但還不敢由正面攻打鷓籠（就是基隆）要塞，却用兩聯隊兵力，繞攻澳底，採取包抄鷓籠側面的戰術，此時守澳底的官兵只一百人，個個英勇抵抗，殺得日本中隊長，小隊長和士兵不少。

到六月三日，日軍才迫近基隆要塞，由當日下午二時起，日軍開始海陸軍聯合總攻擊，發出了彈達一萬二千三百九十餘粒，到下午六時，守在基隆炮台的我軍才全部退到淡水。這時候台灣官軍一總不過五千人，日本鬼使盡氣力才打得進，眼見得我方軍士勇敢，大大害怕起來，就向清廷辦交涉，打電報給清廷中堂李鴻章，說「你們若不從速命令駐在台灣官軍停止抵抗，叫他們撤回中國，我日本便要移師打你北京城。」清廷驚得魂不附體，立刻用皇帝的勅令拍電給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促他班師回國。唐景崧早沒有把握，巴不得立刻返國，遂于六月五日帶兵搭德國商船返到廈門，只留官兵五十六人守台北城。第二天有外國人跑到基隆見日本司令官，報告台軍已經不戰而走，放棄了台北城，但日軍還不相信，到六月七日方由台灣澳奸顯榮帶路進入台北，如入無人之境，日本軍隊進得城來，燒淫搶殺，無所不為，自不消說。

且表景崧逃走，台灣人民見得民主國無主，並且秩序混亂，軍隊也無人主持，不是辦法。由是大家議決，舉永福做首領，負全台兵民責任，全台人士代表，各皆簽字承認。永福是個轟轟烈烈的鐵漢，那裏計較首領不首領，徒以意欲保全中國領土，庇護黎民，不得不保守台南，只抱定在台一日盡一日之心罷了。見得自己黑旗部下三十二營，人人精強，個個雄壯，也安了心。

由是又下鄉發動民衆，收編未退回祖國的軍官，另編民團二十餘單位，分駐在台南各緊要地

方·部署之後，全台灣共有軍隊一百幾十營，又有土人義勇團幾十營，也紛紛前來報到，歸永福指揮。這時永福身兼全台軍政，担天大責任。但軍隊驟多，糧餉不足，全台南公家公款，只有二十萬銀毫，不得已只得把這些毫洋全部提出，管發各營伙食；一面勸台民捐米，幫助軍糧，有的捐十斤，有的捐二三十斤。永福見得這末零零落落，不是辦法，改在海關設卡抽稅，然也只得五萬兩，用到六月底，又完了。不得已迫得發出軍用票，聲明台灣軍事平定後，一元的還本五元；但這時全台灣有錢人都已渡海逃往廈門，剩下的都是兩肩扛一口；盡力推行，只發千餘元，起初還通行，到後來連城裏也沒人肯用了。

永福束手無策，記起日前會接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密函，吩咐黑旗相繼扼守台灣，餉項日後匯來等語，便派心腹林桐林離台渡海，先至福州謁見制軍，又到廣州，煙台，山海關，天津，北京，分別拜訪當地大官，要求助餉，偏走沿海各省，可沒有一省答應，只好空手返回。糧餉雖然不足，但永福誓死獨自一人勉強支持，抗戰到底。

劉永福這面死力籌餉，那面日本軍隊却已兵分三路沿枋橋、大科坎、三角湧、新竹、安平鎮、龍潭坡、銅鑼寨、牛欄河、龜崙等地向台南進攻。但此時沿路却受劉永福部下義勇軍猛烈的抵抗。其中以安平鎮的保衛戰，三角湧的殺敵，和大科坎的爭奪戰為最劇烈。

安平鎮的保衛戰是一個壯烈的陣地戰爭。此時守軍是黃娘盛和胡嘉猶麾下的義勇軍。陣地是一座小小的竹園，兩百名義勇軍運用舊式土槍，却和日本兩個中隊抗戰。日軍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開始攻擊，血戰十三小時，打出子彈三千四百多粒。還不能打下這小小的營寨。當晚日本鬼子改用燒夷彈放火燒燬四隣鄉村，燒殺不知多少無辜的民衆。將安平鎮重重包圍，打了三日，又打

不下。

到七月一日上午七時半，日軍又派來全國最漂亮的炮兵隊，炮轟安平鎮，台軍不慌不忙應戰，又沒有給日軍佔了便宜。九時半，日軍再增撥兩個中隊和炮兵中隊，發出大炮六十尊，安平鎮一絲也不動搖。當天夜晚，日寇用極大的炸藥，叫工兵炸安平台軍陣地，也沒見效，急了，三個中隊，一個炮兵中隊，一個工兵隊聯合攻打，還是沒法攻破安平鎮。

七月二日清晨四時半，又來攻打，但此時守軍經過幾天抵抗，子彈糧草都竭了，不得已抽選敢死隊二十名，衝破重圍，殺日本工兵十七人，乘夜棄守。這一仗日本鬼子打出子彈七千五百八十粒，大炮九十一尊，炸藥不計其數，傷亡三十五人，是日本鬼子在台北登陸後所碰到的最壯烈的抵抗。

義勇軍放棄安平鎮後，胡嘉猶便帶部隊七百多人退守大科坎右岸和山角湧的山地。七月十三日把日軍重重包圍，消耗日軍的子彈五千九百八十餘粒。日軍衝圍走桃園，又被台軍打死七十九人；跑到三角湧的山地，遇見埋伏的台軍，又被殺死三十人。這一仗日軍消耗子彈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五粒，死一百多人，台軍傷亡合計，只有三十四人。

日寇在三角湧受了挫折，老羞成怒，從此之後，沿途採用最殘酷的燒殺戰術，逢人便殺，見屋便燒。七月十四日，義勇軍一千人和四個中隊的日軍大展血戰，義勇軍分數隊圍腰截擊日軍，並斷日軍退路，日軍馬上變成數段，不能連絡，困在山中。這一天，日寇打出子彈六千五百八十粒十五日又打出一萬五千四百彈，想衝破重圍，仍是不能。十六日救兵趕到，聯合攻打，才佔領了大科坎。這一仗，日本鬼為欲奪得大科坎據點，消耗了子彈六萬二千餘粒。到現在日本軍歌裏

有「三角湧卅士」一首，詞意大約是：「卿我同是日本國民，既是日本國民，怎能忘記三角湧三十士？」就是憑弔當時三角湧的劇戰。

第六回 拒停戰痛罵倭帥 絕後援淚別台南

却說日本軍隊節節向台南進攻，永福急勸各鹽商助餉，共集得十一萬元，暫救得燃眉之急。一面招集各地義勇軍，另選軍官安徽人楊泗洪統率五營，指揮黑旗前敵軍隊。泗洪慷慨誓師，整隊前進，發揮號令，所向無敵，連克廣林苗粟等縣，日人大怕，屢戰屢敗。泗洪帶隊追擊，追到一所觀音閣廟，日軍紛紛逃匿其中。泗洪身先士卒，爬牆而上；忽然轟隆一響，聲震山谷，泗洪和士兵全身粉碎，血肉飄飛。原來日本鬼子看得我軍爬牆，早移大砲瞄準轟擊，一炮打出，正中泗洪。

永福得悉泗洪爲國捐軀，哀痛不已，便到野外招魂，厚卹其妻子；隨又派遣王德標統七星隊，這七星隊都是永福部下，個個敢死善戰，炮戰三晝夜，殺得日人氣短，連忙又調台灣副總督高島中將帶第二師和第四師增援，委高島做司令官，大島少將做參謀長，在台北設南進司令部，限各軍隊于十月八日在澎湖島會齊，然後分三路進攻台南城。這下子日本動了大兵，誓必打下台南。永福得這消息，防守愈緊，黑旗軍個個都願拚命，無奈糧餉轉眼將盡，日夜焦急，即使捐來一些，杯水也是無濟于車薪。

一日，有一艘英國兵船駛到台南，遞來日本台灣總督海軍大將樺山資紀來信一封，永福折開觀看，只見紙上黑黑密密約摸也有數千字，開頭說這次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吃了敗仗，只差沒有亡國，于是大清國皇帝欽派全權大臣李鴻章向日本講和，日本也派全權大臣在馬關雙方訂立條約

，台灣全島和澎湖列島割給日本，是載在條約之內。不料足下至今還是據在台南，妄動干戈；現在萬事定局，猶想以無援之孤軍，把守小小的城池，絕沒好的結果。足下才雄名高，精通萬國公法，這一次可違悖大清國皇帝的聖旨；足下若能體大清皇帝聖旨之所在，應當馬上罷兵，保得百姓安甯」等語，信封背上寫着「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脚下蓋二寸大小四方形的總督府印一顆。永福先這信，毫不遲疑，馬上覆了一信，交原英船帶給那個台灣總督，大意說：「汝日本和我中國同是亞洲國家，理該和好才是，而汝反奪了朝鮮，侵我邊境。我中國男男女女，個個切齒咬牙，發誓把汝等殺個痛快；徒以當局官吏誤國，禁止軍隊接戰。方給汝等佔了便宜；不然，就讓汝日本調來全國兵隊，也休想拔我中國一根毫毛。今年四月，我中朝不忍生靈塗炭，大度寬容，和汝修好，而汝日本不仰體上朝愛民至意，佔據台北，容縱兵卒，殺人放火強奸搶奪，無所不至，台灣屬我中國二百餘年，台灣百姓便是中國百姓，台灣裏的一草一木也是屬我中國，要想佔去，快打消這個念頭！台南地方雖小，但我永福所帶黑旗軍數十營，都是臨陣敢死，身經百戰的；加上義勇軍數萬之衆，糧足械精，那怕汝日本軍隊？天不會亡我台灣，三歲孩兒也曉得此理，虧你總督全軍，爲一國大將，何不及早覺悟，馬上改圖，將台北日軍，全部退出？不然，我永福就要親督將士，尅日進征，恢復台北，還我天國，恐怕汝到那時，進又不能，退又不可，後悔太遲了。」這一封信，正氣迫人，直將那個總督罵得淋漓痛快。

但日軍已經三路進攻前來，伏見第四混成旅十月二日由台北出發，十月十日由布袋嘴登陸，向打狗砲台推進。近衛師團殘部由嘉義南進會攻台南城，海軍常備艦隊又由海面協攻安平砲台和打狗砲台。十二月十三日開始向永福總攻。永福拚命抵抗，雙方都有重大的犧牲，支持了九天光

景。

但日軍海陸並進，黑旗軍本部只有五千人，糧餉不足，槍枝子彈一天少似一天。到國內求援也沒人嚮應接濟。永福一腔熱血，抗守台灣，到了此時，也是有心無力了。自問良心，無愧天心，爲着保全實力，待後日替國家效勞，由是決心渡海回國。但此時附近各地，日本水兵都已上陸，四處駐紮，重重圍困，愈逼愈緊。每個關卡，都有船隻把守封鎖，真是鳥兒也難飛渡。永福左想右想，不知如何是好，而且糧餉已盡，人心惶惶，再延數天不給糧食，必定譁變。又觀察自己黑旗軍隊，因缺米糧，也有不穩情勢。于是回國之心更決。

一日，福建將軍忽然解到款銀八千兩。粵督譚鍾麟也解到款銀一萬兩，並附來信一封，說你孤軍守在台南，不是辦法，日本軍隊現在是用全力對付着你，我怕你沒有銀兩發放，不得脫身，所以特寄銀兩使你好回國。永福接到此銀，馬上散放各營，略可維持數天伙食。此銀散發之後，就和公子成良密商出走之計。這時碰巧剛有一艘英國大商船德利士泊在離城二三里的海面，永福便與公子二人私下檢行李，把鎮台印密存身上，帶了差役，乘夜用小船搖過。搖到大船旁邊，天色已亮，與船主約明瞞過船上日本密探，向廈門開駛。

在船上躲躲藏藏，飢餐渴飲，好不容易到了廈門。到達廈門後，隨即由漳州到潮州，再由海陸豐，經稔山搭船，數日間到了廣東。一路上官民齊集，夾道歡迎，瞻仰這位孤軍抗戰的民族英雄，百般優待，自不消說。

待私事料理清楚，永福便到總督衙門謁見譚總督，譚總督着實撫慰一番。永福便即繳還台南鎮印。譚鍾麟知道永福這趟隻身回國，身邊沒有錢文，便派人贈銀三千兩。于是永福請求准假回

里，不准。第二次第三次再請，又是不准。最後永福堅執要到家鄉一行。譚鍾麟被鬧無法，只得准假一個月。

永福身經百戰，到此時年紀也大了，淡泊功名，不求仕進，一到家鄉，便住上三年光景。無奈譚督器重于他，又復電報催請，只得由廣西返到廣東，奉命招募營勇千人。一霎時，左右兩江，各府州縣，年富力強以及舊時部下之人，不論遠近，紛紛都來應募，名額驟至萬餘人。永福便選其中精銳一千五百名，編成四營，仍稱黑旗福軍。于是修葺營盤，朝夕操練，做些清鄉剿匪工作，至光緒三十三年，便請退休還里。

宣統三年，一代英雄劉永福，年已七旬，儼然老翁。當時國父倡導革命，推翻清室已將成功，各地革命軍隊勢力甚大。八月裏武漢起義，廣東省城紛紛擾亂，勢甚危迫。永福雖然有心，但無權在手，雖欲有所作為，不能從心，便到香港休息。九月裏，廣東響應，永福由香港返到廣東省城。當時廣東民軍大都督胡漢民，聞得永福返粵，即遣親信請他出山，說清室推翻，民國馬上成立。胡督憲定要相請老將軍出來辦理，親去謁見胡漢民，也是一件說法，無可推辭，便担任廣東省民團總長，節制此次光復各民軍統領。後見凡事就緒，便辭了職務，由兵船護送回返欽州故里閑居教子。

但他隱居里下，對於國事，仍是非常關心。民國四年時候，我們這位黑旗將軍已七十九高齡，聞說日本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款，一時憤氣填胸，白髮怒舉，面紅耳熱，目光如雷。欽州拍個電報給袁世凱，請求政府與日宣戰，說自己要到前綫殺敵。當時北京政府，正謀帝制，那

黑旗將軍劉永福

裏想得抗日？老將軍日夜憂憤，便于第二年病終。當時正是民國五年夏歷十二月六日，年八十歲。地方官吏報上，國務院議卹，並查明生平事蹟，付國史館立傳。

力 實 戰 抗 起 引
緒 實 戰 抗 起 引

戰時國民讀物

本讀物內容包括：①國際知識，②科學知識，③模範人物，④敵情報導，⑤政治常識，⑥經濟常識，⑦史地知識，⑧衛生常識，⑨軍事知識，⑩抗戰歌謠，⑪通俗小說，⑫民間殺敵故事，⑬前線殺敵事蹟，⑭教育界抗戰史蹟等部十四類，每類的種數視需要而定。內容以一般民衆為對象，文字力求活潑通俗，可以作為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的補充教材，亦可供民衆平日閱讀之用。

歡迎代售

歡迎訂閱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編印

——住址 福建

永安 吉 山 ——

我們的國父

林肇鼎編述
定價國幣二角

我們的領袖

林肇鼎編述
定價國幣一角

智識界的氣節

徐君梅編述
定價國幣四角

抗戰詩歌十九首

徐君梅作
定價國幣六角五分

抗敵歌謠選一集（詩歌）

徐君梅選輯
定價國幣二角

抗敵歌謠選二集（詞歌、評話、其他）

徐君梅選輯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抗敵歌謠選三集（兒歌）

徐君梅選輯
定價國幣一角

黑旗將軍劉永福

徐君梅編述
定價國幣二角

抗戰聲律啟蒙

徐君梅著

城陵磯

徐君梅作

戰時童話

徐君藩作

史可法

林肇鼎編

抗敵歌謠選四集

高時良選輯

現代兵器

高時良編

在編印中者

民間殺敵故事（共三冊）

徐君梅編述

健康常識

徐君梅編

我們的家鄉

徐君梅編

我們的祖國

徐式圭編

我們的敵人

張熙編

日本怎樣欺侮我們

張熙編

訂單 字第 號

茲奉上 國幣 元 角 分 定購

貴廳出版之

冊請檢收，照寄為荷此致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編輯委員會

定閱者

蓋章

住址：

月 日

代售 字第 號

查

貴廳出版之戰時國民讀物內容豐富，擬欲代售，惟未知銷路如何，請

免寄 冊試賣，俟結束後再將應寄確數函知，保證金 元

角附函奉上一檢收，照寄為荷此致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編輯委員會

代售處

蓋章

住址：

月 日

黑旗將軍劉永福

每冊實價二角

外埠另加寄費

編者 徐君梅

發行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印刷者 教育廳特約印刷所

經售者 省內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B6 (125×176MM)